

重校
箋註

錢牧齋全集

十六

初學集卷五十八

牧齋全集第一種

墓誌銘九

虞山 錢謙益 牧齋 撰

陳孺人張氏墓誌銘

應山陳愚字元朴故楊忠烈公之友也元朴少與忠烈結交以其女妻忠烈之長子之易忠烈被急徵元朴攜其壻閒行荊鄖吳越閒過余而泣曰親在不許友以死吾兩人皆有老母其若文孺何文孺忠烈字也元朴既除母喪率忠烈二子謁銘于余已而稽顙涕泣以母之誌爲請今年之易書來曰婦翁自公車罷歸抱病且死遺言以其母及吾父之誌爲囑再三鄭重而卒余發書悲不自勝泣下沾襟蓋余有母之喪亦將禫矣初忠烈爲常熟令語余曰子不可不識吾元朴元朴亦以忠烈知余遂定交于長安邸中當是時余方少年豪舉元朴面目稜稜有不可犯干之色見而知爲端人正士也及忠烈官省垣余在史館

皆侍從近臣而元朴老子公車余兩人每慰勞元朴不以不第爲元朴憂而憂其無以將母未嘗不相對閔默也忠烈被禍元朴傾身經紀其家邏者交跡于門母告元朴曰汝不記與文孺升堂拜母之日乎文孺爲忠臣汝能爲文孺死斯爲吾孝子汝勉爲我自力汝以我故負文孺我亦無用見汝矣元朴跪受教屬其二子而行余閒以白吾母且言忠烈母妻譙樓露宿狀吾母爲泣數行下也天啓六年七月元朴母卒崇禎元年忠烈之繼母卒余再罹黨禍杜門養母又五年亦至于大故元朴歸楚聞吾母訃爲之噉然而哭而今元朴亦死矣嗚呼十餘年來死生患難如旋風怪雨三家母子六喪其五獨余頑狠偷生視息天罰以不得卽死之苦其欲久居此世者何也孺人姓張氏貴州府學訓導陳公諱一拯之繼室也訓導之爲人端方質直不愧古孝廉而孺人與之媿德妯娌八人皆富貴家女裙布操作與之游處無閒言撫訓導兄弟之子如其子兄子無賴謀要元朴殺之孺人亦無違言元朴束修自好人曰眞孝廉亦稱其母

曰孝廉之母也享年七十有六生一子即愚萬曆己酉科舉人孫男女共若干人以某年某月祔于訓導某山之阡銘曰

子不許其友以死母許其子以死忠臣良友賢母孝子嗚呼斯銘庶幾久而不泐者恃後之有良史也

秦母錢太宜人墓誌銘

無錫秦君塏葬其母錢太宜人手疏其內行而謁銘于謙益謙益讀之仰而思俯而慟客曰何慟也謙益曰吾有慟于吾母也甚矣太宜人之似吾母也謙益之述先太淑人也其德有七曰順莊貞勤儉仁慈秦之述太宜人也其德有十曰恭敬誠孝慈仁正勤儉介比而觀之無弗同也述太宜人之孝而誠也既饋而公姑交賀華孺人歿事其舅蘭湯公盡解衣裝以供腆洗歸于秦十三年事其父眞定公與周恭人晨夕在左右也周恭人病刲股肉以療之里中稱孝女焉吾母之孝而誠猶是也述太宜人之敬也生二十年而歸奉直公歸三十八

年而奉直公歿奉直公讀書負大節流連文酒不事家人生產太宜人朝釐暮鹽黽勉俛助數踏省門不見收從容慰藉閨閣中宛如賓友奉直公歿訓其二子言稱先君十八年一日也吾母之敬吾先君猶是也述其仁則宗婦之惇嫠者比屋而炊臧獲之貧窶者分羹而食述其貞則言不出閨闥足不出廳屏目不觀優舞身不近巫尼述其勤儉則少而操作老而執勤寢門之內機杼軋軋然刀尺琅琅然也不耀珠翠不施薌澤陳衣之夕醢醬猶在閣裙布猶在桁也吾母之貞仁勤儉猶是也以言乎太宜人之慈其似吾母也滋甚秦君之述太宜人也曰置于懷者五十有四年謙益之述吾母也曰置于懷者五十有二年天下之母有慈焉如二母者乎天下之子有五十餘年而免于慈母之懷如二子者乎秦君以休沐歸養謙益以罪免歸養二母之安之一也秦君之養其母也長筵版輿斑白稚齒雍容燕喜以終其天年猶愾然有風停樹靜之悲而况于幽憂兇懼以壯子累慈母如謙益者乎又欲其以未死餘息強顏而志太宜

人之墓不已過乎嗚呼河上之歌同病相憐秦君之念母與謙益之念母一也
因秦君之請叙其母之令問淑德以昭管彤而吾母之生平亦得以附見焉詩
有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不獨以昭秦母之賢亦可以徵其子之錫類已矣
太宜人之先出吳越武肅父曰真定守諱某母曰周恭人嫁秦君諱某誥贈奉
直大夫福寧州知州生二子長塏壬戌進士今官戶部雲南清吏司員外次坊
貢士孫男七人孫女五人曾孫男女三人庚辰某月祔葬于奉直公軍將山簞
塢之新阡銘曰

自劉子政之傳列女有母儀婦道賢明貞順之目而後世之述婦德者相沿而
未已我稽錢媛及吾母氏婉婉德音上配圖史猗嗟秦母幸哉有子福壽康寧
考終哀死小人有母未嘗甘旨驚憂辱親志士所恥嗚呼才不才亦各言其子
也執筆而銘秦母之墓終古之慟沒世而已矣

誥贈宜人陸氏墓誌銘

萬曆間長洲文文起以孝廉特聞與其妻廬居於竺塢三十八年四月文起下第歸而其妻卒九月權厝於竺塢之內舍文起之甥今詹事姚君孟長爲之狀而其友故職方劉君靖之爲之銘皆曰眞孝廉之妻也後十二年文起以狀元及第又十年爲今上之五年文起輟講筵奉使過家改葬宜人於新阡於是文起不遠百里謁銘於其友錢謙益且曰吾妻歸我凡二十三年首不耀珠璣之飾身不御紈縠之衣嘗欲易一故藤枕須五十錢無從辦而止妻處之怡然也疾革屬以嫁時衣歛且曰無美木無厚葬念我貧也今茲之葬也有宜人之贈有孝婦之褒天光下賁綽楔歸然庶可謂備禮矣撫今而追昔吾能無腹悲已乎吾妻少讀書識道理其生平尤知文章爲可貴吾探其志雖歿而奉天子之愍綸其終不能忘有道之一言也吾是以有請於子子其勿辭謙益曰宜人之行不可以一二舉舉其大者以衛輝公爲之舅而廟見之訓詞奉爲師保易簣之夕始啓篋衍而出之也可不謂賢婦乎以文起爲之夫而閨門之相助儼若

執友似續之計至脫簪珥以圖之也可不謂令妻乎吾徵諸文起又徵諸其甥
與其友其可以示於今與後也亦明矣而何有於余言乎雖然宜人之於文起
非猶夫人之夫婦而已靜之所謂天作之合以相文起者也相之於鴻鵠未孚
之日迨其毛羽豐矣六翮成矣中道弃之而不及見其選舉此文起之所以腹
悲而未已也若宜人則知其夫爲孝廉而已知其爲孝廉之妻而已文起登上
第官禁近宜人曰吾知吾孝廉而已浸假而操化權叅大政宜人亦必曰吾知
吾孝廉而已惟文起明允正直以道事君批鱗指佞後先一節宜人必听然曰
此眞竺塢文孝廉哉宜人相文起蓋夫婦而朋友者禽息之精陰慶而鮑叔
之魂默舉我知其亦若是則已矣孟長之狀靜之之銘固曰眞孝廉之妻也余
惟有謹而書之以昭於管彤而已其又何加焉文起拜手曰唯唯宜人姓陸氏
鄉貢士再閏之女卒年三十有九文起名震孟今官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
侍講衛輝公諱元發仕爲衛輝府同知其上四世皆有名德載在國史宜人生

一女嫁舉人嚴栻子曰秉太學生宜人沒時秉甫匝歲宜人所置側室生也文起又舉一子乘及二女皆在宜人沒後其葬也以四月之六日銘曰

有二美玉判而中分一爲鎮圭服御大君五采五就纁籍纁紛一爲蒼璧以禮天神神既降止乃瘞乃焚雖則焚瘞不隕孚尹竺塢之阡玉符魂魂後千斯年鬱蔚慶雲

封太孺人趙氏墓誌銘

封太孺人趙氏贈文林郎慈谿縣知縣李府君諱可教之妻工部主事逢申之母也其卒以天啓七年二月年八十八其葬以崇禎八年祔府君之墓趙爲松江甲族其父母愛憐長女不忍遠嫁故府君受婚於趙氏之室及趙生二子太孺人趣府君曰可以歸矣趙富而李貧太孺人安之恭柔專勤以爲婦妻其舅曰吾婦若習爲貧家婦者其姑曰吾婦也乃若吾女其妯娌諸姑皆曰吾女兒弟也府君教授生徒歲致修脯太孺人紡織佐之使有中人之產以安其子於

學卒以成名逢申舉進士出宰慈谿太孺人誠之曰人知母之慈不知母之廉天下有慈母而褫子之衣奪子之食者乎母慈則必廉官廉則必慈汝勿謂不習爲吏以我爲師可矣逢申視事筆楚稀簡太孺人喜出而迎之屏內微聞呼譽聲則否逢申每以此爲候逢申罷慈谿歸色養太孺人者二年而太孺人沒及官工部以數言事觸忤世罔遺書問銘于余自傷爲子無狀不得大葬太孺人也余爲之黯然傷悲嗟乎世之惡子冥狠遺老母憂固有如余者乎才如逢申猶自傷爲子無狀不能自解免而況於余乎又况欲以余之言解逢申之悲而慰太孺人于地下乎余于太孺人之德不能以徧書書其爲婦爲妻爲母及其訓詞之大者以示永久若夫君臣母子之閒身世無窮之恨余與逢申不能自解免者茲石可泐茲文可朽悠悠終天曷有窮乎銘曰

教慈訓廉兮六載於茲昭我管彤兮百世之師子孫駿發兮福祿鼎來鬱鬱佳城兮安寢埃之

贈孺人黃氏墓誌銘

封戶科給事中姚君之典之配曰贈孺人黃氏黃氏世家歙之黃川與姚爲比鄰孺人少孤及笄喪其母歸於姚不及舅姑事其夫子嚮言指使若嚴上然君病瘡惡藥孺人跪床下手捧藥盃進之其恭順如此君僑居淮陰遊學廣陵之白沙孺人免身生一男子眩運悶絕移時而卒萬曆丙申八月二十二日也年二十八卒三日君負笈來歸帷堂儼然瓦燈青熒以爲孺人猶在蓐也後一年丁酉君舉於鄉明年十月十五日權厝孺人於歙之祖塋後三十年崇禎戊辰孺人所乳兒思孝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又六年以戶科給事中覃恩封父如其官而母贈孺人思孝奉使節還歙焚黃墓下而爲文以告鄉人故老聚觀傳誦相與欷歔流涕以爲美譚而思孝之志不但已也奉其父所述事狀詒書謙益俾志其墓思孝之祭文曰子以戌生母以亥死是以子之生趣母之死也死者不復生生者不速死是以母之死貫子之生也傷哉斯言其有能爲思孝

解者乎嗚呼吾母之棄養也十年於此矣以終天之痛言之吾母之棄我於艾也猶姚母之棄其子於乳也其短與修無以擇也吾母之生也不獲安其子一日之養端禮之碑同文之獄洵洵者垂二十年殆不如姚母之安寢於巨室也思孝諷議瑣闥抗論殿陛爲天子之諍臣其所以榮其親者未見其止也而余也爲慘人爲惡子乃欲以不孝之辭慰孝子之思而解罔極之慕不已愼乎無已則爲叙孺人之存沒與思孝之所以毒痛念母者以質於幽竈以傳於後世而并及余之所以媿不能文者庶假辭以告哀銘曰
夫存婦逝圭御而璧瘞母隕子孤珠產而蚌枯天胡不食帝用申錫有光熊熊我銘幽宮

封安人吳氏墓誌銘

故禮部儀制司主事武進鄭氏諱振先字太初與其子翰林院庶吉士鄭皆弱冠取科第又先後以抗疏敢言顯名天下而吳安人者儀部之妻鄭之母也儀

部官長安鍵戶草疏安人從夾窻窺之端坐奮筆須臾蜩張嘆曰夫子其將有爲也出而告之曰夫子無辟我我爲弱女時諸父學士公以論奪情拜杖血肉狼籍私心已知壯之其敢違夫子之志乎夫子勉之脫有不測老親稚子乃吾事也疏入謫永寧尋中考功法荒邨小築夫婦偕隱以終其身儀部盛年貶謫能無居隱畏約爲萬曆完人安人有助焉鄆舉天啓二年進士入史館未踰年亦抗疏歸安人喜謂儀部幸哉君有子矣逆閹之難作急徵考死者相望安人曰無恐將自及已而戒鄆曰蝮雖死其螫猶在子無謂閹敗可安枕也安人生五歲通孝經列女傳其父簡討公以謂非凡女才儀部而歸之事其尊章以孝相其夫以勤以廉教其子以學字其庶出之子以壹而至於忠孝大節凜然不二讀書通理沉幾遠識則學士大夫有弗如也蓋嘗論之神宗之世以廢籍爲苦海譬如寒宵噩夢纏綿淹抑能使人精銷慮耗而安人之夫妻處之裕如當此之時養其末節不傷其暮氣爲萬曆之臣於是乎有終矣熹宗之世以鈎黨

爲死府譬如震雷暴雨錯遘旁午能使人心悸魄奪而安人之母子處之疑如當此之時違其氛祲不害其朝氣爲崇禎之臣于是乎有始矣伯宗之妻之戒其夫也善矣然猶有智名焉豈若安人之遂其夫之志乎范滂之母之無恨其子也賢矣然猶有俠心焉豈若安人之安其子之節乎夷考安人之終始君臣之際夫妻母子之閒可以觀可以風矣又豈徒閨門圖史之故也哉儀部與安人晚而信西方之教捨居第爲寺柴門疏食然燈相向如所謂淨侶者儀部以崇禎元年卒四年九月十八日安人病革自起盥漱誦楞嚴呪呼子女續之而逝享年五十有九安人之父翰林院簡討諱可行其諸父翰林院學士諱中行事見國史子五人鄭邲邲邲邲皆庶出女五人將合葬鄭具事狀走虞山請銘于謙益謙益方有母之喪拜而辭焉至于再至于三鄭曰丙丁之交並遭閹難互以老母爲託公其忍忘諸乎嗚呼閹旣敗謙益不知戒懼再罹網羅以憂吾母馴致大故誦安人戒子之語有深痛焉敢假茲石以告哀遂哭而受

命銘曰

維崇禎六年某月甲子孤子鄭啓先君之墓祔其母氏忠孝賢明夫妻母子萬曆終崇禎始吁嗟刻石信青史

誥封恭人顧氏墓誌銘

恭人顧氏故雲南布政使司左叅政黃公諱時雨之妻十三而歸十五而成婦七十而卒萬曆某年某月也天啓某葬于某地祔其夫之阡叅政公少食貧恭人朝齋暮鹽辛勤攸助叅政公舉進士官刑部郎出守惠州歷官藩臬恭人皆從官舍蕭然內政肅穆養其舅姑甚孝姑之沒也叅政方上公車帷堂附身悉合禮度事其舅至于篤老洗腆之奉晚而益勤叅政公六子而第五子庶出也家嘗被火恭人從烈焰中出而復入以幼子免恭人卒幼子哭之慟曰失吾母吾不生也未幾亦卒余讀周南之詩所謂爲絺爲綌采采卷耳者皆尋常閨闈女子之能事而詩人咏而歌之先王被之管弦以爲房中之樂豈非以其克

相內治有助於王化也哉叅政公起孤貧爲顯官恭人恭儉專勤經緯孝慈有相之道焉斯亦詩人之所歌而女史之所傳也與叅政公於先人爲友而余與其諸子游最舊乃爲銘曰

士生窶貧以有車馬如木扶寸至于拱把天既生之亦有相之黽勉室家聚鍼蓄絲匪勤匪職匪共匪德匪孝曷承匪慈曷植婉婉恭人實相黃公令妻壽母賢明考終蜿蜓龍山萬木如茨往從夫子爰契初龜

徐孺人墓誌銘

孺人徐氏父諱佶母周氏嫁錢氏夫諱某故工部侍郎諱恪之從孫女而江西叅政贈光祿寺少卿諱泮之婦也光祿備兵漢中孺人歸於我錢氏方貴盛孺人裙布操作無驕汰之色光祿死倭難風雨漂搖家計零落孺人哀以喪其舅勤以相其夫黽勉以教育其子孫以一婦人操持門戶逾三十年子若孫皆死於諸生再世不競而家聲不隕於光祿時孺人力也卒於萬曆辛亥年七十有

六子某先卒孫顯忠亦卒於是孺人久未克葬今年十二月諸孫卜日襄事而抱顯忠之遺言請銘於余嗚呼可哀也已余少則聞里之先生故老稱工侍之賢必推本其父敏叔之家教敏叔之先避亂居吳猶行喪禮以勵俗敏叔服習舊德又叅以臨川陸氏浦江鄭氏之家規每晨朝其家人婦子訓之以肅睦簪之以善敗皆相與傳勅教誠而後退故其家之婦女皆有儀法如孺人者其流風餘俗久而不替蓋不可誣也嗚呼世德不衰而珩璜之節圖史之教其不著於閨門久矣以徐氏之教家者推而行之先王之治其有興乎今之君子塗飾一切急功利而緩教化競邪侈而薄廉隅國多罷民家鮮淑女園土之聚不恥而罪隸春臺之刑相望職此之故嗚呼憂世者其可視爲細故乎余故於孺人之葬表揭其先德而系之以銘銘曰

泉豈無源木則有芝義門之女蔚爲母師煌煌管彤千古爲儀昧昧我思銘以昭之